



知己李白(外二题)

□张芳

这一阵有些奇怪,不知为何常常想起大诗人李白,他的那些洋溢着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句子总在我心间萦绕,久久不去。比如那些特别自信的句子:“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那些特潇洒的句子:“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还有那些特重情义的句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他真的好像并非历史书页里陈旧黯淡的人物,他仿佛仍然活在今天,就是我们身边一位才华四溢又有情有义的朋友。在你为明天的面包发愁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告诉你,你绝对是个有用之才,即使你花掉千两黄金,重新把它们赚回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在你做工做得乏味,觉得自己心比身先老时,他又善解人意地邀你去喝酒,大声吩咐酒家来份烤羊排或者牛肉火锅之类,让你感到生命的绿意好像又滴滴点点回到了身体里;而假如你生活中真有了什么过不去的坎,他又愿意同你患难与共,何止是金龟换酒,就是将自己一应宝马香车华衣美服都卖了换成酒资,也在所不惜——总之他隔三岔五会来与你共饮,直到你转忧为喜为止。

李白,现代人渴望得到的知己。

美食家毕卓

秋冬季节,你猜我不思量自难忘的为何物?“橙黄橘绿”里的橙子?徐志摩反复吟咏过的桂花煮栗子?张翰为之不惜辞官归故里的鲈鱼?不,都不是,它其实是较橙子的色泽、栗子的香气及鲈鱼的滋味更胜一筹的螃蟹。

螃蟹之美,但凡有些知名度的文人皆真心夸赞过,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说:“匡实黄金重,螯肥白玉香。”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糟蟹赋》里说:“是能纳夫子于醉乡,脱夫子于愁城。”民国才女汤国梨则这样说:“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

不过个人以为,最有意思的咏蟹作品还是东晋毕卓的一段文字,只要是真正的爱蟹人读了他这段话必定会心一笑,他的原话如下:“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一个人再潇洒,都不可能当真一辈子在小船上喝酒品蟹的,毕卓这话的意思,我认为是说持螯的日子那是真快乐,可以说他一连几个月的快乐加起来,也比不上手持蟹螯拍浮酒船短短一天的喜乐吧。

一个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事事如意?不如意的时候怎样取悦自己,毕先生这段话倒给了我一个不错的思路:不顺心之时,何不给自己做一道蒸螃蟹或毛蟹炒年糕?我虽不喝酒,可周末之夜品着白似玉的蟹螯、黄似金的蟹盖,遥想当年张耒、杨万里、李渔等文人的诗生活,估计那些小小的忧思会在不经意间被淡忘吧。

嗜蟹的毕先生无意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解忧良方,这大概也是文人兼美食家毕卓被后人记住的主要原因。

东坡有别才

灯下读些文史掌故,见一则与苏东坡有关的轶闻,觉得很有趣味,让我写出来供大家一笑吧。原来有一天,司马光、苏东坡等一行文人墨客在一起斗茶取乐,东坡的白茶胜出,自不免喜形于色。司马光不大痛快,就故意笑眯眯问苏东坡:

我说暗中,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一般来说,我们喝的茶是越白越好,墨却是越黑越佳;茶是放得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佳;茶是越新越好,墨却是越陈越可以称之为上品。这两样东西的特点截然不同,可你为什么同时喜欢它们呢?

读到这里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因为这个问题极为刁钻,它可以说是没道理的——东西就是东西,两样物品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有什么联系呢?人们当然可以既喜黑又喜白,既好浓郁又好清淡,在嗜好新鲜的同时又嗜好陈旧。但你又不能说它没道理,因为司马光确实别具匠心地观察到了茶与墨的截然相反之处。只见苏东坡略一沉吟,便从容地道:学生同时喜欢奇茶和妙墨,是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有一种馥郁的香气,不知您认为怎样。此言一出,众人皆点头称善,司马光也不能不表示佩服。

这则小故事是生动的。一卷在握,我几乎清楚看到了苏东坡自始至终成竹在胸的自信,司马光从不以为然到甘拜下风神情的转变,还有众人随剧情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屏息倾听、如梦初醒、自叹弗如等一系列丰富的表情——我想这样的应对恐怕也只能出自苏先生。先生善书,好墨,曾写过不少关于墨的精妙文字,亦曾自己动手制墨,唯其长时间浸沉在墨中,才能轻而易举总结出墨的特性。先生又好茶,他的那首《次韵曹辅寄壑源试新芽》,在文人咏茶诗中那是数一数二的,唯其写出了这等独占鳌头的茶诗,才能轻松抓住茶的本质吧。

我又想,即便有人同样对茶和墨的特质了如指掌,也不见得能有苏先生那样的急智。苏东坡虽然一度官居显位,本质上却是个天真的人,所以他不仅能留意茶和墨的不同之处,还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两样东西的共同之处——芳香的香气。大概只有像他这样真挚诚恳又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才会留恋茶和墨的香气,正如他常常留恋猪肉的香气、竹笋的香气和草药的香气一样……

东坡有别才,他的才华除了体现在政治、经济和艺术上,还体现在兴致勃勃活着的生活态度上。而后者,尤其让茶边掩卷的我感动。



陈朗、素子旧藏胡忌签名本

□彭伟

当代戏剧史家胡忌先生(1931—2005),是词人卢冀野、作家赵景深先生的高足,工诗词,精昆曲。10多年前,我初闻胡君大名。彼时,我在新西兰谒见陈朗、周素子一对文化伉俪。一日,在陈先生的斗室中,我无意从床上翻到一册胡忌赠给他女儿三幼的书籍,扉页题字,密密麻麻,令人欣羡。提及胡忌,陈先生又从床对面的书柜中取出一张俞平伯先生的小副书作,说是胡先生暮年来新时,转送给他作纪念的。

早在1957年,胡忌、陈朗、周素子就已加入北京昆曲研习社。同年,胡先生的代表著《宋金杂剧考》面世,名震学林。陈朗常向素子赞誉胡忌的才气。经胡忌介绍,陈朗、周素子伉俪又结识俞平伯、张允和诸友。多年来,胡忌与陈朗、周素子的旧谊,日久弥新,保持终老。胡忌赠书岂止一册。2018年4月,陈先生已辞世,素子老师决定处理好杭州老家的存书。新西兰路途遥远,她又知我好书,悉数送我。10余箱旧书一到如皋,我连夜整理,其中胡忌签名赠书籍共计5册,除去1册我转赠书友外,其余诸册入藏箧中。文人赠书,自有一番情趣,兹将其中3册,简述如下。

第1册是《天开神秀齐云山》,1984年7月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管理处编印本。扉页右半部留下胡忌先生的灰蓝色钢笔墨迹:“齐云山太素宫原址参观过后,胡忌记事。据卖茶婆说,原五层宫……全毁——吁嗟矣。八九年四月廿五。”左半页又有胡忌、陈朗、周素子共同友人——音乐史家洛地的黑色钢笔题字:“右系故弄庵玄虚道士胡不忌之语也。洛地为了题笔。”1989年,胡忌有齐云山之旅,故有叹语。齐云山是道教名山,卖茶婆是民间草民,胡忌录入她的相关口述,可谓随心随意。于是洛地巧用“故弄玄虚”结合道教文化,点明友人题字有些无所忌讳。素子老师负责《风景名胜》编审工作,此书属于旅游书籍,日后转赠她,当然合情合

理。洛地与胡忌,唱过“对台戏”,也唱过“补台戏”。1987年,昆剧名角王传淞离世,胡忌初作,洛地修订《传淞先生灵前长歌》。是年端午节后一天,正在北京和平里医院养病的陈朗先生又作《传淞先生灵前补歌遥和胡忌·洛地二君》,共同悼念王先生(见1987年第4期《戏曲艺术》)。从赋诗到赠书,胡忌、陈朗诸友的情谊,跃然书中。

第2册是“明末清初小说”《白圭志》,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胡忌早年追随赵景深先生编校《明清传奇》诸作,又应赵先生之邀增补《中国小说史料》。因此,胡先生是研究明清小说的高手。春风文艺出版社位于辽宁,他又任过辽宁省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书存入胡忌手中,理所当然。次年,他将此书赠予素子,于扉页写道:“小书一册,赠素子学兄闲中一读”,落款:“胡忌·八六年四月。”陈朗、素子正向他索稿,他便于书中空白页(《凡例》前面)复函:

信到。遵命作小文一篇,请笑纳!黑白照片一遍寻不着,只剪下一纸有摩天塔者,可采用。文随书寄上,书的空面代信,写此数行。

又,另赠彩色照两帧,也可给小曹一看。余后谈,问近好!

四月廿日

小文何名,小曹何人,今日已难考定。只是赠书、赠照、赠文,又书作笺,信作答,尽显胡忌先生的洒脱,及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第3册是“中国戏曲剧种史丛书”《昆剧发展史》,胡忌、刘致中合著,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书共印540册,含精装本130册。著者赠书为平装本,也不多见。此书多处述及李渔的昆曲创作及冒辟疆的昆曲家班。作为如皋人,我觉得此书很是有趣。有趣的还有扉页的题字,抄录如下。

朗叔公、素子君两位:不急送,要挨骂,送上书,要挨批,我看还是挨批的好。只愿是真的批评——其中也会有

朗的一份在。

弟胡忌题庚午春节前夕

《昆剧发展史》是胡忌先生晚年的大著。陈朗先生又是昆曲行家。两人友谊的重要纽带就是昆曲。前文已述他们结缘于北京昆曲研习社。经过日后的种种磨难,他俩劫后余生,仍旧十分痴迷昆曲。翻阅陈先生《西海诗词集》,张允和七十岁粉墨登场,重演《风筝误》,陈先生有诗记之。另作《寄仲平苏州兼示洵澎》,又为昆曲而作。1982年5月江浙沪三地昆曲同好,欢聚一堂,在苏州举办盛大的昆曲会。陈朗因生病滞留杭州,未能成行,深感遗憾。3月,昆曲名角洵澎经胡忌(即仲平)介绍,致信陈先生求教《寻梦》文稿。胡忌后又来鸿,告知陈先生洵澎与会,表演此段《牡丹亭·寻梦》。陈先生于诗末写道:“钱塘亦是埋情地,联结临川灯下盟。”钱塘是指杭州养病地,临川是《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故乡,意说诗人与诸友源自昆曲,结为旧雨新雨。陈朗、素子伉俪作为著者的知音,1990年春节前夕,胡忌才真心馈书,并请他俩指正。胡忌十分看重赠书。他很严谨。扉照释文有误:“俞振飞在瞻‘图’曲会上”,他亲笔改“图”为“园”。书中还夹有一张油印勘误表。他在印文下面认真地写道:“这是《史》中第一批挑出来的错误印成的‘勘误表’;第二批的错又发现不少,以后再说”,钤朱文印“胡”。胡先生作为学者的严谨风范,可见一斑。

胡忌、陈朗先生都已离世。2022年11月24日,我又获悉素子老人于奥克兰辞世,于是翻出几册小书,重温他们仨之间的文人情趣,感悟他们三人之间的文人情谊。



新书架

《上河记》
李敬泽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2000年,漫游黄河流域。从苦水的玫瑰到河州的花儿与少年,从记忆中的萧关道到西吉寂寞的城堡,从广福寺的百灵鸟到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李敬泽带着异乡人的眼光踏上旅途,渐渐地,黄河成为熟悉的故乡。

《弦歌》
祁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在这本公开的私人阅读笔记里,祁智带领我们一起走进30个经典、故事、人物之中。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源头《诗经》出发,跨过《山海经》,寻找《搜神记》,追随遥远先民的想象与智慧。在古圣先贤的文明之光里,感慨文人墨客的人生际遇与风骨,谈论屈原、贾谊、曹操等众多历史人物。

《正义的回响》
陈碧 云南人民出版社

陈碧教授结合近几年的热点案件,尤其是女性权益相关的热点案件,从法律中的情理视角解读买妻、性别暴力、拐卖妇女儿童、弑母案等20余个案件,剖析判决中的法治与情理的考量,在讲究逻辑与理性之上,感受法律的公正与温度,并对“坏人”的辩护权利、律师的职业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我看不见无数的她》
张莉 九州出版社

张莉用作家纪念碑的形式标记了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为理解女性文学奠定了基础。用女性视角重新解读20部文学和电影。它们是一些经典的、大众的、传统的故事,也并非全部出自女性创作者、或是女性主义作品,但透过女性视角,那些被忽视的女性和弱势者的命运被看见、被关注。



霍氏之福祸所伏

——读《汉书·霍光传》札记

□汪微

灯下读些文史掌故,见一则与苏东坡有关的轶闻,觉得很有趣味,让我写出来供大家一笑吧。原来有一天,司马光、苏东坡等一行文人墨客在一起斗茶取乐,东坡的白茶胜出,自不免喜形于色。司马光不大痛快,就故意笑眯眯问苏东坡:

我说暗中,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一般来说,我们喝的茶是越白越好,墨却是越黑越佳;茶是放得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佳;茶是越新越好,墨却是越陈越可以称之为上品。这两样东西的特点截然不同,可你为什么同时喜欢它们呢?

读到这里我几乎要笑出声来,因为这个问题极为刁钻,它可以说是没道理的——东西就是东西,两样物品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有什么联系呢?人们当然可以既喜黑又喜白,既好浓郁又好清淡,在嗜好新鲜的同时又嗜好陈旧。但你又不能说它没道理,因为司马光确实别具匠心地观察到了茶与墨的截然相反之处。只见苏东坡略一沉吟,便从容地道:学生同时喜欢奇茶和妙墨,是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有一种馥郁的香气,不知您认为怎样。此言一出,众人皆点头称善,司马光也不能不表示佩服。

这则小故事是生动的。一卷在握,我几乎清楚看到了苏东坡自始至终成竹在胸的自信,司马光从不以为然到甘拜下风神情的转变,还有众人随剧情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屏息倾听、如梦初醒、自叹弗如等一系列丰富的表情——我想这样的应对恐怕也只能出自苏先生。先生善书,好墨,曾写过不少关于墨的精妙文字,亦曾自己动手制墨,唯其长时间浸沉在墨中,才能轻而易举总结出墨的特性。先生又好茶,他的那首《次韵曹辅寄壑源试新芽》,在文人咏茶诗中那是数一数二的,唯其写出了这等独占鳌头的茶诗,才能轻松抓住茶的本质吧。

我又想,即便有人同样对茶和墨的特质了如指掌,也不见得能有苏先生那样的急智。苏东坡虽然一度官居显位,本质上却是个天真的人,所以他不仅能留意茶和墨的不同之处,还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两样东西的共同之处——芳香的香气。大概只有像他这样真挚诚恳又懂得享受人生的人才会留恋茶和墨的香气,正如他常常留恋猪肉的香气、竹笋的香气和草药的香气一样……

东坡有别才,他的才华除了体现在政治、经济和艺术上,还体现在兴致勃勃活着的生活态度上。而后者,尤其让茶边掩卷的我感动。

另外一些人的表现就不是那么争气了,他们把霍光之福当作一种威福,来满足自己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的欲望,那就让这种来之不易的福气完全变味了。

霍光主政二十多年,一度打造出“昭宣中兴”的繁荣局面,却无法预料在自己死后不久霍氏家族即惨遭灭门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应该说,霍光本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是他在打压政敌的过程中手段过于残忍,比如说对上官桀、桑弘羊等人都毫不手软地实施了灭族,这无疑也为他树立了过多的仇家,“使人生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次,霍光的夫人霍显是一个骄奢淫逸的“短视婆”,生活上追求奢侈腐败,与管家冯子都私通,扶植自己的儿子、侄子、侄孙占高官、享厚禄,招摇过市,作威作福,连霍家的家仆门客也不甘落后,嚣张作恶。霍显为了帮自己的女儿争抢皇后之位,居然瞒着霍光设计毒死了身怀有孕的许皇后,在事情败露之后才向霍光求助。霍光得知后“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在关键的时候他先是犹豫了一下,但是终于没有能够大义灭亲、伸张正义,反而利用职权下令执法部门停止追究,强行将此事不了了之,让夫人霍显蒙混过关,并顺势让女儿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的皇后。从霍光容忍甚至包庇夫人的生活腐败和为非作歹来看,霍光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纵容,但是存在侥幸心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经不住考验,这也许跟他本来就出生低微,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读书教育,缺乏内在修养有关吧。班固在《汉书》中对霍光有一句评语“不学无术,暗于大道理”,认为他对皇帝忠厚有余,而待人接物才智不足。

另外,霍氏后辈也多为败家的纨绔子弟。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山、霍云(霍去病之孙),乃是盘根错节的霍氏家族势力的中坚。霍光死后,失去庇护的霍氏子弟不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骄奢放纵,那些本来慑于霍光威

势的各种反对势力趁机抬头,局面很快完全失控,早已对霍光心存不满的宣帝也暗暗下定了翦除霍氏的决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霍氏子弟预感到大祸临头,惊慌失措之余干脆铤而走险,策划谋反,但宣帝先下手为强,从清算毒杀皇后事件入手,将霍氏诛灭九族。至此,曾经煊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成千古恨。

细细品咂霍氏之败,感觉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早在霍光如日中天之时,就有一位高人预言:“霍氏奢侈,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天下害之,不亡何待!”霍光的发达本属暴富,正如秦末陈婴之母所说“暴得大名,不祥”;再者,家有悍妇,外有权威娇亲,里里外外干的都是让霍光折寿的勾当,天理难容;再加上霍光在朝廷树敌太多,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损害了皇帝的权威,皇帝对他是表面敬重,内心惧恨,可谓主震国疑,长此以往,霍氏焉能不败?霍光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霍子无方,其子侄、女婿、外孙都在朝中任要职,霍禹、霍山、霍云等在做出许多不法之事后被宣帝削去兵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狗急跳墙,图谋不轨,那就只能自取灭亡了。

还有件事需要交代一下。汉宣帝在扳倒霍氏家族之后,对已经过世的霍光不但没有否定,反而大加褒扬,除了以帝王规格陪葬于汉武帝茂陵之侧,还将他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其间缘由,讳莫如深。我反复揣摩宣帝心理,大概是因为霍光废昌邑王刘贺而改立他为帝,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如果现在否定霍光,就等于自认帝位的不合法性了,所以一切为了统治的需要,这也体现了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青史纵横

